

司马相如像



壹

### “赋圣”魂归何处

据唐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三二记载，司马相如的墓地位于彭州导江县（县址在今都江堰市聚源镇）“东十二里”，《大清一统志》卷二九三“司马相如墓”条却引作“《元和志》：在导江县东二十里”。而宋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七三则称其墓在永康军导江县“东十里”。清人王培荀（1783年-1859年）《听雨楼随笔》又说是在“灌县（今都江堰市）东十二里”，乾隆《灌县志》卷十亦云“在治东十二里”。上引三个数据略有出入，但大致方向却一样。

光绪《增修灌县志》卷二《舆地志·陵墓》“汉中郎将文苑令司马相如墓”条下注引“旧志”云“离县十二里刘海坝”，算是更明确了一步。而距刘海坝不远处恰有一高出周围地面的大土堆，当地人称“高墩”，极有可能就是司马相如墓的封土堆。

清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仲秋之吉日，知灌县事徐鼎在聚源乡羊桥村羊子桥侧竖立了一块司马相如墓道碑。《都江堰市金石录》称其“高1.70米，竖于高0.80米之巖质背上，连碑帽高丈余”。1958年，桥毁，碑拆，被挪作他用，1984年发现大半截残碑，后移入都江堰市文物局。据付三云先生测量，残碑连榫高160厘米，宽107厘米，厚29厘米，碑面尚存“园令司马相如墓道”等字迹，据光绪《增修灌县志》所载，其原本的全称殆为“汉中郎将拜文苑令司马相如墓道”。

清同治、光绪年间，居然还有俄国人来导江县巨源羊子河（都江堰一支渠，在今都江堰市聚源镇与幸福镇交界处）畔扫墓，自称是司马相如侨居异域的裔。巨源是聚源之别名，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字巨源，相传他当过郫县（今成都郫都区）令。而今之聚源镇大抵曾属山涛宰治过的地方，故取名谐音如此。

1919年，有邑人拟建相如祠，“已卜地城南，道士有出赘者，嗣因财绌而止，王昌麟撰有记云”（民国《灌县志》卷十八《摭余记》）。

综上所述，司马相如之墓在今都江堰市聚源镇境内应该是没有疑义的。

贰

### 乘兴往访司马坟

对司马相如墓最早、最有价值的一次探访是在1928年。是岁季秋，灌县文人余定夫一行八人，一时兴起，便同去踏访司马相如之墓。事后，他用诗句及诗间夹注记载了整个过程和所见所闻，曰：“玉垒山前羊子河，羊子桥边碑峨峨。行人下马尽低首，司马墓道鬼神河。昔年驱车尝过是，但知墓道罔知址。宗邦文献尚无征，遑论之宋更之杞。戊辰九月二十辰，风晴日美最宜人，约得竹林七君子（同游七人），乘兴来访司马坟。周遭挺挺直东下，土人指点刘海坝。旁行斜上转向西，落日街山方说驾。夷然道旁一丘土，枯草断蓬谁为主？韩陵片石已无存，宁是当年不封

“史圣”司马迁《史记》第一个为“赋圣”司马相如单独立传，稍晚的班固《汉书》几乎照抄《史记》全文。二者皆称司马相如是“蜀郡成都人”，暮年因“消渴疾”（即糖尿病）免官，然后“家居茂陵”。接下来就提到“相如已死”，并未言明他被葬于何地。那么，司马相如到底葬于何处？

# 司马相如到底葬于何处？

林軒秋



今日成都琴台路。张海摄

树。牛渡马勃积坟前，踟躕临风意惘然。郁葱佳气今何在？不堪沦落二千年。闻说逊清当末叶，野人掘土得遗碣，俗物无知空谰言，等闲毁弃灭其迹（咸同间，野人掘得遗碑，或谓之曰：是不可存，存则墓近非所有矣，自是碑遂无考）。又闻哲人自远来，馨香布奠芻蒿菜，徐市子孙居海上，饮水思源尚溯洄（同光间，有俄人来扫墓，云是相如后裔侨居异国者）。呜呼！考献征文贤者，肯将显晦委之数。试看郫筒扬子坟，肃肃秋霜接春露。但得衣冠展拜勤，自然草野仰风声。归途更作重游约，要因司马起人文。”

巧合的是，笔者和友人多年前乘兴往访司马坟时，也是“风晴日美最宜人”的天气。我们先来到刘海庙，当地榜其名为“刘海寺”。一问，庙基就是刘海坝，1990年前后地下突然涌泉，乡人纷纷挑取回家，若干日不绝，若干年后方重修今寺。寺中殿宇由钢筋水泥浇筑而成，内外装饰未完。

在民主村三组十五、十六大队交界处，村民追忆道：高墩呈斜坡梯形，尚有1米多高，占地七八分，2009年搞拆迁时被铲平。中有“通汉井”，其下有石门，能下人。原十五大队住户杨泽民，年逾七旬，精神极为焕发，据他回忆：高墩离地2米多高，墩上有高墩庙，前后共三个殿，1951年拆毁（一说1956年）。全庙占地五六亩，有竹林、松树（4围，据说有2千多年）、臭椿（2围）。庙下有“通汉井”，拆后才见。

2023年，笔者偶然间访得真正的通汉井，原来在今成都市郫都区“君平墓”旁边，而且清嘉庆《四川通志》、民国《崇宁县志》皆有载录。高墩庙附近村民口述之通汉井，实乃《都江堰水利述要》所谓司马“墓旁有刘海井”之“刘海井”（乾隆《灌县志》、光绪《增修灌县志》皆有载录），应该是记忆错误而混淆了二者。

世远年湮，曾经的深井丰碣早已消逝不见，一度盘桓其间的牧童樵叟或老或死，而今除了荒烟蔓草、荆棘纵横，外加一些道听途说之外，就只剩怀古之长叹了。

叁

### 不只成都有相如琴台

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在成都的居所，被后人雅致地称为“琴台”，六朝至唐、宋皆为名胜，常被游客踏访观赏。宋代以后才逐渐荒芜不存，但其大概方位仍可依据史料加以追溯，应当位于今通惠



“汉中郎将文苑令司马相如墓道”碑。图据都江堰市融媒体中心官方微博



《增修灌县志》

门之东，即原有的金水河上金花桥一带，已在秦汉少城之外。汉代成都城小人多，民居在城外近郭处，也属于当时的常态。此地处两江之间，既可北望城郭，又能南瞩田野，加之两人情投意合，卜居于斯，实有山林隐逸之趣，何其快哉！到了近代，人们因为已不清楚琴台的具体位置，而王建墓前的石幢石人又早湮没于草莽之间，不知其为永陵，遂一度望文生义误以为这个高高的土丘就是相如抚琴之台。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挖掘防空洞，无意中发现墓内建筑，随即出土了相关文物，才晓得是闹了天大的误会。

琴台，不仅成都有，其他地方也有。明人曹学佺《蜀中广记》卷二十七曰：“按《十道记》云：‘果州（今南充市）左滨西汉水，丛薄蔚然，有相如琴台。’观此，则嘉陵江之为西汉水益明矣。”此乃蓬州（县治在今营山县）琴台。清人

王培荀《听雨楼随笔》卷七曰：“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，实今之蓬州人，后迁成都，又居临邛，三处皆有琴台。蓬州，隋之相如县，以相所居之地为名。明初，乃省入蓬州。其故宅在州南，琴台在宅右，傍嘉陵江。《周地图记》：‘台高六尺，周四十四步，后人建祠。’明学使卢雍诗云：‘蜀中人物称豪杰，汉室文章擅大家。此地卜居犹故迹，当时名县岂虚夸。琴台积雨苍苔润，祠屋滨江草树嘉。莫问少年亲漆器，高风千载重词华。’江北有相如坪，传长卿治别业于此。墓在灌县东十二里。”从唐到清，从官方到个人，从地志到笔记，几乎众口一词，都称司马相如墓在灌县；《听雨楼随笔》此处的方位和数据，不过是源自唐代的《元和郡县志》罢了。

琴台，只是司马相如居所的一部分，上引“琴台在宅右”可以旁证。因此，唐人梁载言《十道四蕃志》云：“成都城坊古迹考”云：“历代盛称之琴台，即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居住之地”。这两种说法均不太对。准确地应该这样表达：历代盛称之琴台，既非相如文君之故宅，亦非他俩赏酒或卖酒之处，实即二人居住地范围内的一个独立建筑物。

琴台，曾是旅游景点琴台院取名的由头。唐人卢求《成都记》曰：“琴台院，以司马相如琴台得名，而非相如旧台；在浣花溪正路、金花寺北，厢号海安寺。梁萧藻镇蜀，增建楼台，以偕游观。元魏伐蜀，下营于此，掘为堑，得大瓮二十余口，盖所以响琴也。隋蜀王秀更增五台，并旧为六。”据此可知，原来真正的琴台即旧台早经挖掘，而且在台下挖出了二十多口大瓮。据研究，在琴室及戏台下埋大缸可增加混声回响效果。如此看来，琴台原是利用声学效应强化音乐共鸣的巧妙建筑。

琴台，曾是墓葬的讹传，且不止是王建墓的讹传。乾隆《灌县志》记载：灌县东十五里有“刘海井”“刘海坝”“刘海堆”，“或曰堆处，人履其上辄铿然有声，盖即相如之琴台也”。《听雨楼随笔》记蓬州、成都、临邛三处皆有琴台，而墓在灌县，并未言灌县亦有琴台。据乾隆《灌县志》所述，刘海堆恐非相如之琴台，实乃司马之坟堆；墓室中空，故能铿然有声。光绪《增修灌县志》即引“旧志”称“汉中郎将文苑令司马相如墓”位于刘海坝一带。乾隆《灌县志》疑其为琴台，正如王建的永陵尝被讹传为琴台也。